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剧本选集(七)

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7/8 插页：2 字数：363,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2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册 (其中纸精本6,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22

定价：(平) 1.45 元

目 次

鸿雁	长春电影制片厂 第四创作组	集体创作 张天民执笔 (1)
红色娘子军		梁 信 (73)
革命家庭	原著 陶 承 (口述) 改编 夏 衍 水 华	(147)
红旗谱	原著 梁 斌 改编 胡 苏 凌子风 海 默 吴 坚	(199)
暴风骤雨	原著 周立波 改编 林 蓝	(259)
51号兵站	张渭清 梁 心 刘 泉	(345)
枯木逢春	王 炼 郑君里	(413)

鸿 雁

长春电影制片厂集体创作
第四创作组

张天民 执笔

(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
于1960年5月摄成影片)

各种美丽的纪念邮票，五彩缤纷，绚烂夺目——这是历史的标记，大跃进的标记，人民幸福生活的标记——出现在银幕上。

片名字幕：鸿雁

“邮电纪念邮票”上有一座电讯铁塔和一只鸿雁。

鸿雁飞动了，她飞向积雪的长白山峰……

歌声起：

千里万里水连山，
祖国大地广阔无边，
万里江山，
红旗招展，
人民的干劲冲破天！

青山外，彩云间，
飞来鸿雁把信传……
带着党的号召，
飞遍高山平原，
把幸福的金丝线，
织满了人间。

鸿雁啊，鸿雁，
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党给你铁的翅膀，
为了社会主义你飞上九重天……

在长白山中的一个山谷里，云雀歌唱，杜鹃花盛开，乡邮员李云飞骑着自行车、背着信兜飞驰而来……

大雨滂沱，山谷全变成河道。李云飞走在山腰小路上。路险石滑，他侧着身，手抓着荆棘，艰难地迈动脚步。他只穿一件背心，上衣、雨衣都用来包着邮件，雨水从他头顶上流下……

他从农业社门口出来……

他挑着一副挑子，满头大汗地走在公路上。挑子里的报纸上通栏红色大字“八中全会公报”从我们眼前闪过……

他在田间给人们读报……

他踏着落叶走进明川人民公社桦树坡管理区……

他缩起裤脚，扛起自行车，踏破薄冰，涉过一条初冬刚结冰的小溪……

积满白雪的公路，穿过白桦林子，李云飞抱着一只老乡托他捎的鸡，欢快地走着……

画外音：

“在长白山里，有这么一位乡邮员，他的名字叫李云飞，大伙都叫他小李子。别看他年纪不大，可是干乡邮员这个工作已经有八年了。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他的双腿从没有停过，在山路上走了二十九万八千里，等于绕地球走了三圈半，现在他正在走第四圈。咱们就说说这个时候发生的故事……”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明川镇邮电支局。门口，有老乡们进进出出。

营业室里。迎面是一个柜台，几个汉族和朝鲜族农民在寄信，取钱，有的在寄包裹。

乡邮员小金——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从里屋出来。他走到一个正在忙合着的营业员跟前，说：“老韩，你先吃饭去吧！”

被叫做老韩的营业员看看小金，问道：“小金，你刚走班儿

回来，累不累？”

小金不加思索地答道：“没关系！”

这时，一位老大娘抱着两只活鸡进门来。她把鸡就那么一搁，大大方方地对小金说：“我说同志，你把这个给我闺女捎去。”

小金看看两只鸡，眉头一皱，说：“老大娘，这玩意儿可不能捎啊！”

大娘有点不理解了。因为从她开始知道邮信寄包裹以来，乡邮员李云飞对她是有求必应，总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她服务的，想不到今天却碰了小金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她开始唠叨起来：

“啊？这不能捎啊？那我回去托别人捎。你呀！可真不如人家李云飞！”

小金简直不知怎么回答是好，他觉得很委屈，但又难以说出口。他这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啊！但对于这位心好嘴快的老大娘，他能怎么开口呢？

大娘转身要走，正好碰上明川公社党委李书记和老乡邮员老郑进门来，她迎上去。

大娘：“哟，这不是李书记！”

李书记，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穿了一身青布棉衣，披着一件旧军大衣。他是个转业军人，农民出身，直到现在，在他身上仍然保留着某些农民的淳厚朴实的特质和军人的果断豪爽的风度。他做为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工作本身已经够忙的了，但是，他还是关心着邮电支局每个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常常抽空跑到邮电支局来。

听到大娘的问话，李书记笑呵呵地问道：“大娘，你抱着两只鸡干什么？”

大娘对于李书记和老郑自然又要毫不见外地说开了：“给我闺女寄去，要坐月子啦！听医生说，兴许是个双儿！”

李书记：“恭喜您。”

大娘笑得合不上嘴了，她认真地说：“同喜同喜！”

在一旁的老郑，是这个支局的第一个乡邮员。当年，他曾经为土改工作队送信“跑腿儿”，解放后第二年，又在这个偏僻山区创设了邮局，辛苦经营，创家立业，从此才结束了山区没有邮局的历史。十年过去了，邮电支局一片兴旺，老郑却上岁数了。今年，他已经五十开外，两鬓斑白，但他却不服老，仍然如醉如痴地爱着乡邮员这个工作，好像一天不跑道儿，浑身骨节都发痠似的。支局长今天突然调走了，公社党委与县委研究后，决定让老郑当支局长。可是老郑坐立不安，老跟在李书记身后转磨：“李书记……”

大娘注意到他了，立刻转过脸来说：“老郑，把我这鸡给我闺女捎去，她要坐月子啦！”

老郑接过鸡对大娘说：“嗨，我这个乡邮员被免职啦！”

大娘认真起来：“唉哟，这是犯了啥大错儿啦？”

李书记忙解释：“老郑提升支局长啦！”

大娘恍然大悟：“这个死老郑！把我吓一跳！”她又向李书记说开另一件事儿了：“李书记，我女婿进长白山都快半年多了，夏天还能托下山的人捎封信来，这冬季天又断信儿啦！得想个法呀！”

李书记：“好，大娘，你放心吧！”

大娘心满意足地走了。

二

邮局里屋。这里装着会议电话机。

一个营业员正在调整着会议电话机。

李书记进来，老郑跟着他还在为今天那新的任命在蘑菇着：

“李书记，自打斗地主那天起，我就当交通员，现在，让我坐办公室，这两条飞毛腿可就浪费了！再说党和人民也需要通讯员呐！”

李书记看这老同志还带几分孩子似的天真，微笑了。他问：

“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

“把鸡放下。”

老郑顺手把鸡搁在墙角一个桌子上了。他转身回来，又在说：“李书记……”

“郑局长，”调整会议电话机的小陈叫他，“好了。”

扩音器传出：“州局召开的电话会议开始了……”

接着就是乱噪噪的声音，这是四面八方的人正在参加电话会议。有的还谈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有的正在报到。

电话里的嘈杂声渐渐静下来了，然而老郑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李书记身上。虽然李书记让他坐在麦克风前面的椅子上了，但他还在讲着自己的事：“……不错，有几根白头发，可这是少白头啊！就是岁数比起来大一点吧，这有什么？有一个歌怎么唱来着？……啊，这么唱！”

他一边看着李书记，一边扯开沙哑的嗓子唱起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小陈楞呆呆地看着老郑。李书记捂着嘴暗笑着。

营业室里的小金等人，听到隔壁屋子里唱起来了，一楞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放在桌子上的鸡也昂首高叫了……

电话机里哄堂大笑起来，老郑这才发觉，自己也楞住了。

“是明川支局的老郑吗？开会以前还来一段文娱节目啊！”这是自治州邮电局局长的声音。

“是我……”老郑相当尴尬地，“您是自治州金局长吧？叫我当支局长，这不合适啊！这准是李云飞想出来的点子。他一反右倾，鼓干劲，可把我那个投递段儿给包下来了！”

“老郑同志啊，别误会，是州局、县局和公社党委的决定，跟李云飞没关系。怎么，有困难吗？”

“不知道怎么干啊！”

“共产党员嘛，多请示公社党委。李书记来了吗？”

“来啦！”老郑把嘴凑近麦克风说，“没有党委坐镇是干不了

哇!”

老郑回头看看李书记，李书记向他微笑着，并向他示意戴上花镜作笔记。老郑摸索出花镜，打开小本。

“这次电话会议，主要是研究怎么在具体作法上贯彻八中全会决议的问题。”金局长的声音传来。老郑在小本上记着，他一笔一画地写着，眼睛里放出光彩，把那新的任命以及自己的意见全忘了。金局长继续说：“我们的口号是：继续跃进，使邮电工作作党的驯服通讯工具，电话跟着司令走，信报随着大军行！更进一步提高服务工作质量，贯彻多快好省……”

李书记在小本上记着；小金瞪大眼睛听着。

“比如说明川支局吧，老郑……”

“啊。”老郑答应着。

“你们那个大水库开工了，得赶快跟上去！”金局长继续说。

“忙着往前赶呢！总也赶不上啊！”老郑说。

“得想想办法，别一条道儿跑到黑。派个棒小伙子去……”

小金进来，听着，眼睛里放出光辉。

金局长接着说：“还有长白山上，山根底下，那儿有多少新单位！咱们也得跟上去！”

小金听着，立刻插上话对老郑说：“我去！”

电话机里传来自四面八方的声浪：

“我们派人上去！”这是一个女同志的声音。

“你是哪儿？”

“黑瞎子营。”

“金局长，还是划给我们支局吧？我们这儿有几个棒小伙子，决心为社会主义立功！”另一个地方的声音。

老郑合上小本，精神突增十倍，对着话筒大声喊道：“你们男将女将都候候，我们离着近！”

“嗨，又出来一路老将！”金局长笑着说，“老郑，你们现在的担子就很重，开辟长白山的邮路……”

“板上钉钉！应该是我们的！”老郑斩钉截铁地说。

小金想了一想，推开门往外跑。在门口，他迎面撞上刚刚回到邮局的李云飞。小金玩笑地说：“嘿，碰上个对立面儿！”说完跑出去。

李云飞满头大汗，走到老郑那里。他擦着汗，看见老郑正抓住话筒跟金局长争着任务：“我们人是少点，可……可任务……”

李云飞不管不顾地紧忙抓着话筒，大声喊着：“能行，交给咱们吧！”

金局长的声音：“这是谁呀？嗓门这么大！”

老郑：“李云飞！”

金局长的声音：“好家伙，把模范都拉出来了。小李，你知道什么事啊，就嚷嚷！”

李云飞嘿嘿一笑，不知怎么回答了。老郑在一旁直使劲：

“上长白山，长白山……”这声音已被参加会议的人们听到，传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哄笑声。

但李云飞在急忙中还没有十分明白老郑的意思，只是大声地说：“金局长，不管是什么任务，只要是党的号召，人民的需要，我们就能完成！”

金局长被小伙子的话所激动，他觉得这正是应该鼓励的风格，便号召说：“好！同志们给他鼓掌。”

雷动的掌声。李云飞腼腆地笑着。

这时，小金提着一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进来。大字报上有仓促写成的字。引人注目的大标题：“决心书”。他拉开大字报，站在老郑面前，嚷嚷着：“老郑局长，叫我去！一定叫我去！”

老郑简直有点招架不开了，便对小金说：“别嚷嚷，这是咱们内部问题儿！”他求援地望着李书记。

一直在看着这场艰巨任务争夺战的李书记出了个主意，他指点着人们，示意叫大家都凑到话筒跟前，来个集体请战。

人们都凑到话筒前面。

老郑举着话筒，英雄气概地大声说着：“我们一定响应党的号召！”

大家：“我们一定响应党的号召！”

老郑：“天有把，我们举得起！”

李云飞等人重复着：“天有把，我们举得起！”

老郑：“地有环，我们提得起！”

李云飞等人声音更大：“地有环，我们提得起！”

李书记也被激动了，热情地看着这群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人们。

老郑：“电话跟着司令走！”

大家：“电话跟着司令走！”

老郑：“信报随着大军行！”

李云飞激动得抑制不住自己，他大声说：“做党和人民的通讯兵！”

不能不佩服李书记的“妙计”，金局长被这种精神感动，到底同意了：“啊，来了个集体要求。好，上长白山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像是手里拉着一条紧绷着的绳子，突然被对方松了手一般；又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老郑松了一口气，扑腾一声坐在椅子上。他额上汗水淋淋，心里却乐开了花。青年人们欢呼着，蹦跳着。

金局长的声音传来：“老郑，我看你满有一套啊！”

人们欢欣地笑了……

三

一场激烈的电话会议已经结束了。就在这同一天夜里，新的任务也已安排就绪，邮局里，又恢复了平静，这是新的战斗开始前的平静。

邮局营业室是一间大屋子，迎门摆着一列营业柜台，柜台后面是办公营业的地方。屋地当中放着一个火炉，炉火正熊熊燃

烧。两面靠墙的地方，放着两张床。小金坐在一张床上缝补鞋子，一个投送信报的绿色帆布公文包，鼓鼓囊囊的放在床头。

小陈在另一张床上，抱着一札旧报纸练习数报。

小金争取到上长白山开辟邮路的光荣任务，正在兴冲冲地做着准备工作。一抬头，他看见李云飞，想到要把自己原先的投递段移交给他，于是他走到桌前，打开自己的帆布公文包，把一件件东西拿出来，最后，他图个痛快，索性把帆布包往桌子上一倒，说：“全交给你啦！”

李云飞着手整理。

订报单、登记本之类的东西乱糟糟地堆在桌上。李云飞拣出一个日记本，看看是小金的，就把它扔给小金。然后他拿起一封已经揉皱的信，看着。

这封信上贴满了批条，上面写着“查无此人”，“查无此地址”，“试投李家屯”等字样。

李云飞一张一张地翻看批条，掀到最后一张，看到信封上写的是：——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明川镇望娘屯
查 交
金 银 松 老 大 爷 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刘斌

李云飞看着信，自言自语地念着：“望娘屯……金银松。哎，小金，这封死信是怎么回事？”

小金正在往帆布公文包里塞东西，听见李云飞的话，回过头来说：“它呀，别提了，我为了它找了三个多月了。足足跑了三百里地，连点影都没有！我看得退。”

李云飞看着信，思索着。小金看着他，不忍地说：“你看，我这么一走，不光是给你留下个投递区，还给你留下个死信的包袱，

要不就……”

李云飞从思索中抬起头来，他把信收起，又是他那句习惯了的话：“能行啊！”

这时，支局长老郑提着个旧信兜进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珍惜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旧信兜。

小金打招呼：“老郑局长，这么晚还不睡呀？”

老郑充满感情地看着小金和李云飞，说：“睡不着啊！总好像有什么事没办妥贴似的！这刚当干部就是不行啊……”

李云飞笑了，小金和数报的小陈也笑了。

老郑有所忧虑地问小金：“小金，都准备好了吗？”

小金又是不加思索地说：“没问题！”

老郑证实了自己所担心的事情，小金果然还是那样遇事不大动脑子。于是，他严肃地说：“没问题？大雪封山，人烟稀少，上长白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小金听着。

老郑继续说：“小金哪，可不要太自信了！”

小金对什么事就讲究个冲，老郑的话他虽听了，但并没有太重视，他又一次地保证说：“没问题！”

老郑嗯了一声，转向小陈等人说：“你们都过来。”说着他走到桌前，坐下，把他那旧信兜珍重地放在桌上，平展开来。旧信兜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但依稀还可以看出上面绣着一棵老松树，横着绣了几个大白字：“人民交通”。手工粗糙，它不是出自妇女的手，倒像是一位老汉，为了表达自己忠贞的心，用粗壮的手绣上的。而这四个字，显然不是当时绣的，因为它的纹路还清晰可见。

李云飞、小金、小陈围看着，都瞪着好奇的眼睛，用不解的神色，望望信兜，望望老郑。今天，这位老同志，为什么又把他这个宝贝拿出来让大家看呢？

小陈：“这是怎么回事？”

老郑抬起头来，看看这几个青年人，说：“这话，说起来可就

长啦……”他稍稍停顿一下，深思着，充满感情地讲起了往日的故事：“二十年前，我在山里遇见一位抗联的老交通。从他那儿我才知道什么叫革命，可惜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姓名。这个信兜就是他送给我的一个干粮袋改成的。它已经跟我跑了三十多万里啦！别看它破，可是它装过好多好多党的文件。小金哪，你带着它吧！希望它跟你一块爬上长白山。”

小金只是做为有趣的故事听着，他并没有理解老郑的意思，因此，他接过信兜，看了一眼，就收在抽屉里了。

老郑正对李云飞说话：“云飞呀，你一个人负责两个投递区，能行吗？要不把小金那个投递区交给我吧！”老郑对于跑乡邮这个老本行，还是念念不忘，总想瞅个机会再干两天。

李云飞笑笑，又是他那句话：“能行。”

老郑今天晚上特别兴奋，他当着这群“孩子”们，说着自己的心里话：“好！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兴旺啦！十年前，咱们支局就我一个人，送信地区方圆不到几十里，男女老少总共三四百人；可眼下呢？方圆五百里，人口一两万，连自古没人烟的长白山也划到咱们支局来了。咱们还是只凭两条飞毛腿可不行啊！”

小金不知怎么的灵机一动，冲口而出：“咱们每个人来一辆摩托车！”

老郑觉得小金又没说到点儿上，他说：“唉！不，在思想，在革命干劲儿，在找窍门！”

四

第二天清晨，刮起了大风雪。

早晨起来，邮局又开始忙碌，各路乡邮员准备出发了。李云飞和小金整理好邮件、报纸，穿上衣服，李云飞看看小金的棉大衣，拿过来就披上了。小金发觉忙说：“李云飞，衣服穿错了。”

李云飞把自己的带皮领的棉大衣递给小金：“你穿上吧，也许能挡点风。”

小金不好意思地推辞着：“不，那……”

李云飞硬给他披上，小金感动得不知怎么是好。李云飞说：“这次上长白山，可别忘了顺道儿打听打听金银松的下落。走吧！”

小金背起一大捆报纸和信件，随着李云飞走出。

两人刚到门口，老郑开门进来，风雪呼号着卷进屋里。

老郑一把拉着小金：“站下，你上哪儿去？”

小金：“上长白山！”

老郑：“我知道。外边风雪这么大，明儿个再走吧！”

小金：“没问题，我一定得去！”

李云飞乘他们说话的机会，溜走了。老郑没拦住他，却拉着了小金。小金还在跟李云飞犟劲。他说：“那，李云飞他……”

老郑硬是不让走：“快给我回去吧！”

小金无可奈何地伸脖子望望门外，李云飞已经没影儿了。

五

寒风呼啸，雪花飞舞，不一会儿，地上铺了一层白绒似的雪花。李云飞脸上是汗，衣上结冻，肩头覆雪，但他只顾走着……

前面茫茫雪野中出现了一位倔强的行人，走着走着，不见了——他被冰雪滑倒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爬起来继续前进。那人身量不高，戴着有东北特色的长毛皮帽，身上穿着一件旧大衣。他吃力地走着，紧紧地抱着一个大纸箱，背着个行李卷。

李云飞紧赶几步追上那位行人。他察看着对方的背影，有点好奇，也有点崇敬。

那人把大衣前襟盖在纸箱上，没有发现背后有人。但当他被冰滑得一趔趄的时候，一只手扶住了他，并且帮他拿起小行李卷。

他奇怪地回头看。